

忽必烈的挑战

クビライ

の挑戦

蒙古帝国 大転回
モンゴルによる世界史の

[日] 杉山正明 著 周俊宇 译

大
与
蒙
世
古
界
所
史
转
帝
国
的
向

忽必烈的挑战
蒙古帝国
与世界历史
的转向

クビラ の挑戦

モンゴルによる世界史の大転回

[日] 杉山正明 著

周俊宇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 /
(日) 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5

ISBN 978 - 7 - 5201 - 0618 - 4

I. ①忽… II. ①杉… ②周… III. ①忽必烈 (1215 - 1294) - 人物研究②蒙古族 - 民族历史 - 中国 - 元代
IV. ①K827 = 47②K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0855 号

忽必烈的挑战

——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

著 者 / [日] 杉山正明

译 者 / 周俊宇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 / 沈 艺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 (010) 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8.5 字 数：163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0618 - 4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3 - 2882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让我们————一起追寻

《 Kubirai no Chousen — Mongoru ni yoru Sekaishi no Daitenkai 》

© Masaaki Sugiyama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public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N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授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简体字中文版，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防制或转载。

目 录

第一部 追寻世界史的新面貌

- 1 蒙古及其时代 / 3
- 2 蒙古是中国文明的破坏者吗? / 12
- 3 中亚、伊朗被破坏了吗? / 23
- 4 俄罗斯的不幸是真的吗? / 30
- 5 元代中国是悲惨的吗? / 42
- 6 责难与称赞 / 48
- 7 世界史与蒙古时代 / 54

第二部 世界史的大转向

- 8 改变世界史的那一年 / 67
- 9 忽必烈营帐 / 83
- 10 忽必烈与他的策士 / 94
- 11 夺权的过程 / 109

第三部 忽必烈的军事与通商帝国

- 12 大建设的时代 / 121
- 13 系统化的战争 / 156
- 14 一跃成为海上帝国 / 183
- 15 重商主义与自由经济 / 197
- 16 为何未尽全功? / 239

后 记 / 263

学术文库版后记 / 267

第一部

追寻世界史的新面貌

蒙古及其时代

蒙古的出现

十三世纪初，在日后被称作蒙古高原的大草原东北隅，有一支小小的游牧集团正急速地壮大势力。他们的首领名叫铁木真。他所领导的名为“蒙古”的集团，只花了三年便一举整合了割据戈壁以北的突厥蒙古系大大小小的游牧集团其后，在铁木真子孙于伊朗一带所建立的蒙古政权之一、属于游牧民联合体的“旭烈兀汗国”（Hülegü ulus）^①——俗称“伊儿汗国”（Il - khanate），帝国历史是以波斯文来书写的，当时的宰相兼历史学家拉施特·哀丁（Rashid - al - Din）在担任编纂长官时，就曾以“得天时”来形容铁木真的称霸。

一二〇六年春，铁木真在斡难河（Onon youl）上游美丽又辽阔的草原上举行即位仪式，自称“成吉思汗”（Cinggis

^① ulus 为蒙古语，原意为部众，后有国家之意。汉字多意译为“汗国”，亦可以音译为“兀鲁思”。——译者注

Qayan)。然后，他以蒙古语“大蒙古兀鲁思”（Yeke Mongyol Ulus）即“大蒙古国”，来命名这个新的游牧国家。

这位新兴国家的领导者，针对周边区域陆续制订了远征计划。聚集在成吉思汗旗下的牧民们认为，他们只要能够集结自身的力量，在政治、军事上就能形成强大的势力。并且，远征的成功，也意味着能够得到丰富的物资及财富。因此，这也符合牧民们的期望。

此外，成吉思汗也非常清楚，如果不立即规划一场举国一致的对外征服，这个游牧民联合体可能很快就会瓦解。因为以中国北部金朝为首的周边诸国，由于最为担忧蒙古高原上的牧民们被统一起来，所以长期采取令游牧民集团彼此敌对的政策。因此，若仅止于满足高原的统一而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内部的反叛或敌人安插的卧底就会出现。对外战争正是令各路牧民团结一致最快速的方法。

因此，成吉思汗率领游牧民们走上了对外征伐的旅程。这一旅程，跨越世代一直持续了数十年。这个原本只不过是各色人等聚集的政治军事集团，通过这样的对外征伐与扩张，彼此之间形成了强烈的一体感，开始共同认识到自己是“蒙古人”。

视线所及的欧亚世界

他们以成吉思汗及其血胤为共主，在极短的时间内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疾速扩张至欧亚大陆的各个角落，然后，在十三世纪末，形成了人类史上最大的版图。蒙古在大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一直处在世界与时代的中心。在为欧亚历史的发展确定大方向之后，它就在长时间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快速倾颓，退出了世界史的舞台。

此间，在蒙古的支配下，欧亚的东西以及南北彼此发生联系，它们不得不要受到来自蒙古的强烈影响。因此，从十三世纪初到十四世纪后半叶，正可谓“蒙古的时代”。

就目前所知，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首次发生这样的状况。在西欧列强的影响下，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合而为一，实际上是十九世纪后半叶以后的事。但是，早在六个世纪以前，虽然还不是全球意义上的世界观，但“欧亚世界”就已作为一个“世界”被联结起来。如西欧人或西洋史家所认为的，就算将西欧进军“世界”回溯到自哥伦布开始的“大航海时代”，蒙古的征服也比它早了两个世纪。

虽然在“蒙古的时代”之前，中国、印度、中东、地中海地区等几个“文明圈”彼此之间多少已有些联系，但总体来说仍处于各自独立的状态。随着蒙古的出现，任何“文明圈”都不能再对其他“世界”或“文明”全然无知了。在此，“世界史”终于第一次具有了名副其实的整体面貌。



成吉思汗以前的欧亚（十二世纪）



世人对蒙古时代的印象

迄今为止，有关蒙古及其支配的所有历史，都遭受着各种各样的指责与辱骂，如暴力、破坏、杀戮、压制、榨取、强夺、强制、无知、蒙昧、粗野、野蛮、粗暴、狠辣、奸佞、邪恶、无耻、放纵、不宽容与非文明等，其中许多都有明显的中伤意图。

关于蒙古的评价，一般都是恶评。尤其是很早以前人们就将蒙古视作“文明破坏者”。例如，当人们讨论伊朗乃至伊斯兰等中东地区的落后时，往往都将其归咎于“蒙古的破坏”。此外，俄罗斯也是一样，从沙俄时代到苏联时代，甚至到最近，都喜欢用“鞑靼的桎梏”来形容蒙古的支配对俄罗斯而言是多么残酷与苦涩。

特别是在苏联时代的俄罗斯，“鞑靼的桎梏”一词就被收录在小学教科书中。这种观念被认为是一种跨越世代不能被遗忘的“民族”记忆，被持续宣传。

俄罗斯人对突厥系或蒙古系人的某种独特情感，现在仍旧根深蒂固。这种憎恶与蔑视交织而成的情感，当然也会在对象一方引来独特的情感，然后沉淀、堆积在心底深处。这成为受种种因素影响的俄罗斯及其周边形势之中不能忽视的一个直接因素。

但是一般而言，蒙古的恶劣形象在中国史中最为根深

蒂固。尤其在日本，这种观点在高中的世界史教科书，乃至大学入学考试用的参考书中都普遍存在，其相关内容如下：

在蒙古时代的中国，身为支配者的蒙古族蒙昧无知，不能理解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因此，一直以来支持中原文化的传统文人与知识分子就陷入怀才不遇的处境。对于曾被称作“士大夫”或“读书人”的他们而言，通过高等文官选拔测验即“科举”、参与王朝政治才是人生目标，也是希望所在。但是，蒙古族统治时长期以来未举办科举，他们通往高级官僚的路被阻挡了。科举到了元代中期终于再度开办，但是规模极小。

此外，一般认为在蒙古族统治下的中国，依据人种或地区规定的四阶层身份制度非常残酷。其中，第一阶层为身为统治者的蒙古人。第二阶层是被称作“色目人”的异邦人，他们以畏兀儿为主，并包括被称为党项（Tangut）的西夏族、自中亚来的康里人（Kangly）和阿尔根人（Arghln）、欧亚西北草原的克普恰克人（Qipchaq）、高加索山地（Caucasus）北麓的阿苏特人（Asud，即现奥赛提亚人/Ossetic），还有中亚、西亚的穆斯林，远至欧洲人。第三阶层被总称为“汉人”，所指的

是过去相当于金朝疆域内的中国北方居民，在所谓的“汉族”之外，还包括辽朝契丹帝国后裔的契丹族及金朝居支配阶级地位的女真族。最后的第四阶层是过去为南宋国居民的中国南方人，被称作“南人”。

在这四个阶层中，层级越低，则人数越多。作为少数支配者的蒙古人，巧妙地利用人种或语言，生活习惯或文化传统等差异，将自身的支配引导到有利的方向。其中的南人不得不忍受歧视及虐待，处境十分悲惨。尤其最可怜的，就是儒者。在传统中国王朝必受重视的儒者们，当时被认为只会耍嘴皮子而不中用，甚至有“九儒十丐”这句话流传，意思就是如果将社会划分为十个阶层，儒者排名第九，只比乞丐好一些。而排名在儒者上头的第八名，则是卖春妇。

因此，失去宦途，被阻断了出仕之路的士大夫，只好将所压抑的不满及能量，宣泄到过去不曾顾盼的庶民文化领域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元曲”，一种融入口语体曲乐的舞台戏剧，除此之外，也有其他许多各式各样的庶民文化普及。这原本应该作为蒙古统治下之中国光明的一面来给予评价，却被形容为“总之是因为处在压抑环境下才出现的事态，是一种抑郁日久的能量流泻出来的产物”。但即便以常识来思考，也会觉得这是歪理邪说。

一言以蔽之，一直以来的“常识”都认为蒙古时代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灾难，其惯用的三个理由就是科举的停